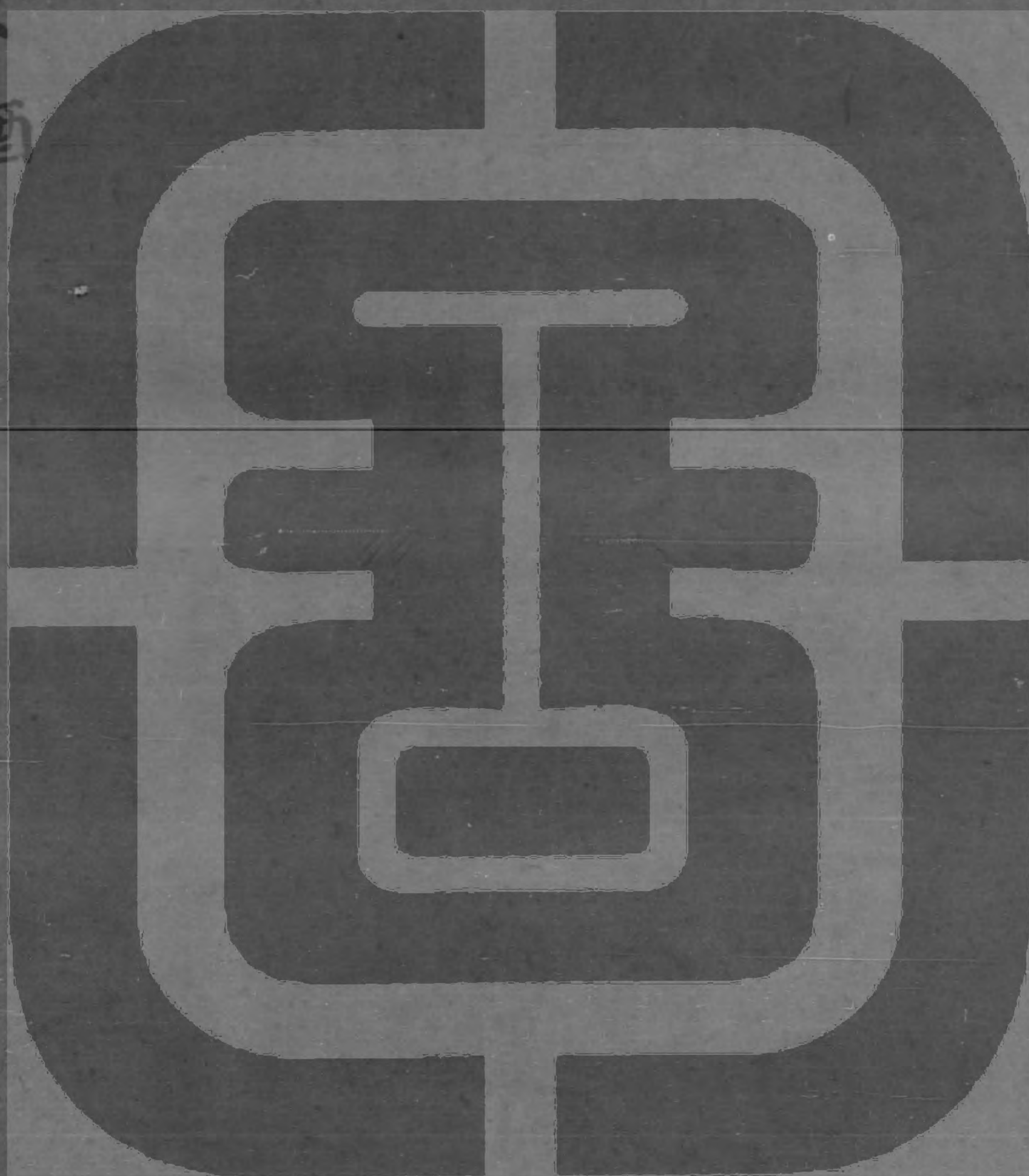


餘冬錄

酉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則壯卷之四十六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為鴛鴦也。即鴛鴦也。莊子作田鼠化為鴛鴦。十二支神子位屬鼠。屬水。午位乃鴛鴦之火。之次。豈容可易。蓋三月大辰。但見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為鴛鴦。八月辰伏。九月當約火。而鴛鴦於建酉月為鼠者。辰已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為變化如此。餘可以推矣。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刳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欲誅之。左右諫乃止。



不出三月子培病死楚與晉戰于兩棠大勝賞有功者  
子培之弟請曰臣之兄有功於車下臣兄嘗讀故記曰  
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故臣兄刻而奪之果病而死王令  
人發平府視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劉向說苑楚莊王  
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培奪之王將殺之大夫  
諫曰子培自好也爭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  
培病死鄆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子培之弟進請賞  
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  
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兄爭而得之  
故天死也王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二書所記一以為隨兕一以為科雉隨兕科雉不見他

書今人亦魚有能識之者

之肝見者

善也二千

肝獨美豈死耳是亦謂肝有毒也

千里馬

言于為

部

○漢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為不知味注馬肝有毒  
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  
千里馬肝轅固傳毋字史記本作不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荆  
刺太子為之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  
雖然食不可不慎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  
食之公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以是推之千里馬肝  
毒又深矣

○寧為鷄口無為牛後口或作尸後作從非是蓋口後  
韻叶如寧為秋霜魚為檻羊之類古語自如此



○晉蔡謨渡江見螭螟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合烹之既食委頓吐下方知非蟹後向歆仁祖言之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死說見世螭螟小於蟹而大於蟹爾雅所謂蝟澤者也八足二螯與勸學之所言者固無以異也讀者弗察食之莫別可笑乃爾物之相類文字之不可泥若是蟹者多矣於蟹而失之不失為蝟澤世人之失固有大於失之蟹者其害豈不尤大乎而吾暇謨笑耶

○兔舊傳魚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傲雌兔眼迷離然則兔未嘗無雄也典畧曰

子心不化也兔者明月之精兔之望月固有此理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湧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菴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物則者不存子有此理取卵而去客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

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

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為龍

卵所致至今蘆葦予屢見之形色都似鷄卵大若五斗

囊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即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

見大水後卵尚留寺筆談晦菴嘗稱其議論茲答門人

不及焉者殆亦偶忘之耳

○張華博物志人食鷺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陶隱



人之食在  
居本草亦言之  
南者亦  
公鳥乃云  
亦自心能不動故也

居本草亦言之。春嘗為之笑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鷺之人。汨游清淺。何畏於龍。不幸而墜潭淵。自魚活理。誰見彼食鷺者。獨遭餌耶。蓋小說家事可笑。每如此。梁曰。公子記云。龍畏蠟。愛美玉。及空者。而嗜燒鷺。春又為之笑曰。人所以不可食鷺者。其以是耶。曲說之相通。又如此。吾不得而知也。

○朱子稱虎剛勁之物。其中藥箭。直去不回。春聞諸獵者。虎倖與衆遇。衆俾立不動。手有器物。彼亦避不敢前。然從容雅步。略無怖意。一得蒞阪。草木蔽身。即奔逸矣。諺云。大虫不破體。謂虎中箭。戩去。衆尾其後。俟所止處。守之。或日暮識之而歸。虎臨死必大哮吼。聲駭二百。

步外。虎死必有所倚。其首不陷遠。望如坐。蹲者。故獵者。嘗經日。隔宿乃敢往。取虎之剛勁。大底天性如此。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為有此理。嘗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先為人所見。

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

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進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進虎。不

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虎識字。亦何不可之有耶。



○有蝮蛇之地必生鳩鳥有治葛之地必生薤葉天地  
生物不能魚毒者而又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之仁  
也草木疏治葛有大毒以薤葉汁滴其苗當時萎死薤  
可蔬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治葛苗即肥而大而  
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與夫蝮蛇鳩鳥之均  
毒者異矣

○列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鵓逐鳩鳩逃案下鵓去  
公子縱鳩出鵓逐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  
忌竟為鵓所得吾負之為吾捕得此鵓者魚忌無所愛  
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鵓一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  
辜乃自案劔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鵓獨低頭不

以鵓為鳥

必皆情生完

為但殺之

二鳥心教也

鳩不令人之辜唯人為貴

此乃一掃便傷人則論法

可以淨入耳目

而取名曰

必亦其心也

不則聲氣

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  
論衡不信以為鵓有千萬擊鳩飛去安可復得乃是捕  
者折其頭也齊按後漢書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所  
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  
鳩不令人之辜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  
此乃一掃便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祝恢  
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夫天下事入  
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患誠不至耳充也愚儒烏謂此不  
可信乎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



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此牧羊必致報者也。豈其然哉。北憲記異。貞寧縣有牽羊。叫化者。其

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見

者皆言人前身為惡。今生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魚他

人與羊交耳。彼牛安<sup>知</sup>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

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

子也。朱子語錄。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

求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

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

稟得猪氣。即此究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

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且生毛

○鸚鵡能言。鵲鳩亦能言。然鵲鳩非其天性也。江南人

養鵲鳩。嘗以五月五日剪其舌。使圓。而灌以菖蒲之酒。

自後隔籠常教習之。半年餘。遂能言也。五代周行逢與

徐仲雅論事。行逢夷音。呼字多誤。仲雅曰。不於五月五

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錯。蓋即鵲鳩事。戲之耳。春聞鵲

鳩能言。後二三年。輒死。死于病。死于驚。搏。要無能久者。

豈非鑿渾沌之罰耶。

○曹植記。甘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含藥。俱投沸膏中。

有藥者。遊行浮沉。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植問

之。可試否。甘言是藥。去此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按抱

朴子書。礬石一把。內活魚。以與無藥。俱投沸膏中。猛火



曰服于案之上其術藥者浮戲澆滯不死無藥者已就糜爛二公  
里外乃皆以此明仙家服食之効也。禁石今在處有之未試而  
神在術下。其必款取於萬里外豈非攀之類耶。

○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風俗通醬成於鹽而醃於  
鹽。

○物生早遲巨細時節分量一聽於天菊之香晚不羨  
梅之先春鶯鳴之槍榆不羨雲鵬之扶搏。

○金光明經載香藥三十二味所謂跛者乃菖蒲瞿盧  
折娜牛黃塞鼻力迦首蒼莫訶婆伽麝香末擦膠羅  
黃尸利灑合昏樹因達羅喝悉哆白及闍莫迦芎藭苦  
彌栴杞根宜利薛瑟得迦松脂吡者桂皮目羣哆香附子

惡揭嚕沉香梅檀娜梅檀多揭羅零陵香索瞿者丁子  
茶矩麼鬱金揭羅婆律膏柰刺柁蒂香鳩路戰娜竹  
丹考不念黃蘗泣迷羅細豆菴苦彌哆甘松鉢坦羅霍香嗚尸羅  
茅根香薩利殺跛芥子葉選你馬芥那伽鷄薩羅龍華

須薩折羅婆白膠矩琵琶乃青木也春使陝西邢御史  
勸余食枸杞子粥劉都御史嘗採以惠余比事竣乃以  
所餘惠公差陳進士有胡進士者博洽士也謁余苦彌  
乞少許余曰無之胡笑某乞公適惠陳物耳余曰若彌  
佛書謂栴杞根非謂子也栴杞根本草名地骨皮吾無  
地骨皮何以乞子雖然此亦余所偶記不爾此即配鹽  
幽菽之間漸在春矣茲書之亦可以自警也。



○豫章生七年後始辨見廣志死木似豫章人之難辨有甚於木者而誰能識之七年之前吾欲以今日之所見而絕望之於異日其不失人笑乎植物中木槿楊柳幹截而枝斫之場圃之邊陂池之際橫插倒植無弗生者歷月閱歲鬱然成樹其長又甚易也然其膚理疏而骨體弱華不終晦而悴葉常先秋而殞夫造化於物亟成者亦亟敗人欲為亟成者乎

○交趾有蜜香樹款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面平者為鷄骨香其根為黃熟香其幹為棧香細枝繁實未爛者為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鷄舌香此如善人之族

所遇皆善人也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修者為天雄兩岐者為烏喙岐八角老者為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而性皆毒此如惡人之族所見皆惡人也

○栽植經言木有病醋心者然則木性作酸其有謂乎

本一族之○潯陽之楠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枯者或載

入而實不然榮寒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通有所感而地之氣候專有

多氣者大氣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魏諸州記祥物

說小字一記之都安縣有交讓樹兩相對更互枯牙不俱盛故曰交

讓宋人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花與

魏迭為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花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此有造化存焉若奚



譽奚訾

橘之為枳論 ○唐天寶中，去宗謂近臣言：江南之橘，江北為枳。地氣  
之理，而已往有殊。物性因變，朕近於宮內種井子樹數株，至秋結實，  
亦與江南及蜀道所進無別，亦可謂稍異也。於是中書  
子吳掇於江門下奏，以為瑞焉。春按此亦天津杜鵑地氣自南而北，  
清神橘多之驗，所以應末年之亂者也。惜當時臣寮不足以知之。  
周禮考工記：鸚鵡不踰濟，橘踰淮而北為枳。地氣然也。  
晏子亦云：橘生於淮北為枳，水土異也。列子亦云云。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  
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曰黃花。  
人知其為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

有之果反熟必變色，青而黃或紅，而橄欖雖熟亦青。故  
曰青子，人知其為橄欖也。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傳

夾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

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馬不進，以

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膏，水大俱不能毀。惟漏

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斲之，得巨獸骨，誠之果然。夫二

物之為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

有一成而不毀者，鐵碾鍛金銀，百十年不毀，以桂皂角

則一夕破碎，鞭捶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

不可究物理哉。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獾，土人山居，以

釜多為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推鍛。

奕於死，呪人  
於僧矣，又能  
壞此佛身  
在指非也  
是



佛文可物 鐵皆碎落 大亦不能燒 人得之 詐作佛牙 佛  
骨以証 怪俗 然春未開 必竟何物 可制之也  
○舊傳張說有記事 珠珠紺色 事之忘者 玩珠則復能  
託國初撒馬兒罕 附馬帖木兒 遣使奉表來朝 有欽仰  
聖心如照世杯之語 照世杯者 或曰其國舊傳有杯 光  
明洞徹 照之可知 世事故云 然則世誠有此杯 與此珠  
手 秦皇照膽之鏡 其必有然者矣

○江浙官窰燒造 供上磁器 其始博作塗飾 求其精緻

一也 開窰之日 反覆比量 而美惡辨矣 其中有同是質  
而遂成異質 有同是色 而特為異色者 水土所合 人力  
之巧 不復能與 是之謂窰變 蓋數十窰中 千萬品 而一  
遇焉 然監窰官見 則必毀之 窰變實珍奇 而不敢以進

係毛相奇巧  
孔人力以就窰  
云係大內秘  
出也

御以非可歲供物也 供上之磁器 惟取其端正 合制 瑩  
魚疵瑕 色澤如一者 耳 噫 物器窰窰不足道也 物亦奚用  
珍奇為 民間燒磁 舊聞有一二變者 大者亦毀之 蓋矍  
小者 裁去 鬻諸富室 價與金玉等 夫金玉物產之英萃

何以夏之理  
大不可解

聖人貴之 彼磁雖奇 出於所變 大者上之 不得用於宗  
廟朝廷 而下之 使人不敢用 不免毀裂 竟同瓦礫 而瑣  
瑣者 以供富室私翫 奚以變為哉 願質於司甄陶者 其  
亦致惜是物 否乎 或曰 是造化之責 吾不得而知也

○舊傳沈萬三家 有聚寶盆 事云 盆在沈氏 貯少物 物  
經宿輒滿 百物皆然 他人試之 不驗 事聞  
太祖 取入 試不驗 遂還沈氏 後沈氏籍沒 乃復歸禁中



此等名理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  
全人何處尋問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  
思直與怪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反  
云同科瓦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由懷  
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  
自守弃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  
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

○透光鏡日中映之皆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織悉魚  
失宋沈存中筆談載以為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  
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罕有製法無傳故邪  
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壁鏡皆文藻於影中一一

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假如鏡皆鑄作盤  
龍亦於鏡面篆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  
多此類必鑄入削平鏡面如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  
濁解其之濁分明暗也吾自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  
陽公記呂文穆公為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

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  
里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其事所載必真當時必真有此  
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  
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魚、碍、元、遺、山  
集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此  
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產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



者矣。

○衣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故曰斧衣。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祚，周公相之，故抱以負斧衣也。王應麟曰：有周當盛時，慶賞功德，或載在盟府，或記于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乃繪像于明堂之牖，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心動，願竭忠盡瘁，追配前人，褒崇勸獎之道，於是為至。然則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

○古今異宜尚矣。用器可以宜于今，而禮器不可以不

合於古。禮器而變，古非禮也。簠簋也，大尊也，古陶器也。至宋而易以金山，著犧象壺之為尊，爵觚觶角散之為飲器，梓器也，而亦范金為之。其原蓋兆於珠一二僻儒之口，而其流遂成於宋季亡國姦諛之手。陶梓悉變而為金，當時識者謂中國將為金之識也。馴至元而公廟私家之禮，一踵其謬，竟無人非之者。且赤金之臭，而盛飯盛酒，不惟於古不合也，於今亦不宜。變古失禮，此吳臨川之所深慨者。而今日知古之士夫，猶循而行之，不盡變也。何居？  
春又按宋劉俊從壽陽之鎮於州下立李投得古禮器銅壺既為山銅壘樽銅豆鐘各二口獻之則是古人亦用銅為禮器也又古鐘鼎彝器辨古之祭器名曰從鐘曰從以祭宗廟象鼎形而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鐘釜者凡曰島曰匝曰尊其形甚有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室尊是亦用



銅為之也

○韓退之穎傳曰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逐燕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按其豪戴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按中華古今注自古書契以來便應有筆蒙恬作秦筆爾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以羊毛為被所謂管毫非為兔毫竹管筆也然則韓文之所託者如何  
餘冬錄四十六卷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卷之四十七

水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蠶與馬同氣蠶為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馬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為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末僵蠶金傳馬口即不能蠶草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有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



見於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歟中華古今注蠶為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太古馬曰爾若迎我父則嫁汝馬因逸去父乘馬歸馬見女輒怒父知之乃射死馬屠剥其皮于庭女登皮罽之皮卷女出於大樹間女化蠶續繅于樹而成大繭今世人謂蠶為女兒蓋古之遺語也搜神記同乘異集今祀蠶神為馬明菩薩又曰馬頭娘為此

朱語錄解

○張平子東京賦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騾與飛兔薛綜注引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糞

農田然今言糞車者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朱子語錄天下有道却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頃在江西見有所謂糞車者方曉此語錄者謂

今老子書無車字不知先生所見何本蓋不知東京賦有此句也車字竊疑是田字誤薛解糞車不通

○暇日記寶子野曰漢書趙過始為牛耕前世皆是人善於用牛耕也然冉耕何故字伯牛當知牛耕其來遠矣能改齋

新玉七國如謾錄

左傳昭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廢車之語謂欲與公單騎而歸此騎馬之漸也按古者服牛乘馬

故屋房館改

馬以駕車不言單騎也至六國時始有單騎蕪秦所謂車千乘騎萬疋是也曲禮云前有車騎者禮記乃漢時書耳經典並無騎字

周斜改

○雲南邊夷貨多用貝古老相傳以為楚俗則然按漢益鐵論貨曰夏后貝殷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然



則用貝蓋起自夏后氏其用在錢布之前矣

○秦開阡陌朱子訓開除也蓋井田方有阡陌開阡陌

即廢井田事春按史記一處明云決裂阡陌以靜天下

之業所謂決裂於除之義蓋昭昭矣

○後漢循吏傳注春秋井田之義有五一日無滯天時

地氣二日無費一家三日同風俗四日合巧拙五日通

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趙衰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注多謂溺器也按

呂氏春秋云襄子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

為觴則是謂酒器也

○男子跪用護膝冬寒亦用護膝驛馬遠行用護膝若

膝褲縛膝下褲脚今日婦女下體之飾宋子語錄秦太

師死高宗告揚郡王云朕免得膝褲中帶匕首矣豈當

時男子亦或著膝褲和抑褲兩脚曰膝褲和

○諸葛公八陣圖風雲龍虎之名疑古有之左傳楮丘

之戰鄭翻願為鶴其御願為鵠即鶴鷺之為陣名可以

推其餘矣

○管子書言宰相大官處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

而引古語云大匠不斷注者曰大匠但規模而已不復

自斷削也柳子厚梓人傳固非襲此為之然通篇千言

舉不出此四字意

酒器與飲字  
亦二扣合



墨突不得黔出此

○金石之聲金宏於石而石遠于金淮南子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遠之則磬音章

○笛馬融賦云近世雙笛從羗起而風俗通以為漢武

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羗人西京雜記高祖初入咸

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有笛賦不始

於武帝時丘仲也李郭嘗辨之而史繩祖引史記云黃

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

世矣周禮笙師掌教歌等笙塤箛簫簞篪遂管以教祫樂

杜子春調遂讀為滌六孔蓋即笛之古字也經史可證

如此後世不淡考而為說紛、可勝歎哉

○賦范蠡五湖而附以載西子事賦秦長城而附以婦

哭城崩賦漢四皓於高山而言圍碁之事皆無本源

出處特見唐人詩句中而好事者又從而實之耳張騫

無乘槎事乘槎是海上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乃武昌

軍毛寶所統之人而今例以張騫乘槎毛寶放龜為言

噫事類此失實者多矣

○漢顏驄老郎署事後人多誤作馮唐用左太冲詠史詩馮唐豈不

老白首不見招後霍去病天幸事誤作衛青用王維詩

敗由天幸後人王明君彈琵琶事彈琵琶本送王明君

之人今人誤傳作明君自彈石崇明君詞昔公主嫁烏

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也亦爾則知彈琵琶乃從行之

人非嫁者自彈也今人畫明君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



彈琵琶而賦詞者又  
述其自鼓琵琶誤矣

圓於滿海人

全不心指止用

引臂相抱

言身不手

宋人記事

漢

○揖相傳曰唱啞想古人相揖必作此聲不默然於衆

會間也唱啞者引氣之聲也宋人記身處事實云身揖

不作聲名曰啞揖不如是者為山野之人不知禮法衆

所嗤笑契丹之人手於胸前亦不作聲是謂相揖宋人

以為恠即宋以前人中國之揖作聲可知今日承元之

後揖不作聲久矣而其名唱啞猶存官府升堂公座與

皂排衙獨引聲稱揖豈非唱啞之謂歟此固自有本也

○淮南子翟璜曰斧大木者前呼和許後必應之此舉

重勵力歌也今人上梁文中稍兒即和許類也

○俚語以不可為不中蕭參希通錄引杜預注左傳無

能為役曰不中為之役使謂不中是晉已有此語不知

漢高祖與太子手勅內已有不中立之語矣陶宗儀輟

耕錄云俚語老婢奴材亦有出處王敦罵兄舍老婢郭

子儀自云諸子皆奴材也不知晉載記劉元海謂成都

王穎曰穎逆自奔潰貞奴才也田崧曰賊氏奴材款覲

非分奴材之語久矣今人說圓夢元周密視聽鈔以南

唐近事馮僕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為證不知唐

李德裕次舊聞已有之安祿山之叛黃幡綽陷在賊中

及收復有言幡綽與逆賊圓夢必知其不可也圓夢字

見此又秦再思紀異錄長安興義寺有圓夢堂寺乃神

堯賜禪師智滿常住者滿以圓夢獲驗而堂以得名圓



夢之語蓋唐以前已然物求其祖事紀其原考見甚難况言語間而欲得其所自之始非至博洽者誰能爾乎春故聊辨一二以自覈云

○四皓名載史記其序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諸家讀綺里季夏一人黃公一人高士傳作東園公夏黃公綺里季角里先生又以夏字屬黃公按陳番志亦然志云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備道故號夏黃公而四明志又云黃公鄆人秦時與東園公綺里季夏角里先生隱于商山然則黃公其鄆人耶志又云鄆之大隱山有黃墓者公所葬地然則公既出而歸而歿其故鄉耶四皓隱商山故記類言之商山在

關中豈避秦地哉黃公使誠鄆人歟避秦決無反近秦理今商山下有四皓墓真偽不可知而况鄆之所謂大隱者乎史記留侯傳曰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也

匿山中云云學齋估畢記古今樂錄四皓隱居商山高祖聘之不甘仰天歎而作歌崔浩曰四皓為秦博士見焚書坑儒退隱商山乃作歌云云皇甫謐高士傳云四皓見秦政暴乃逃入藍田山作歌云云春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初不言匿何山及迎之於

何處也然則商山後人所記未足據史稱天下有四則彼四人不宜皆在一處先輩論漢廷置酒時太子所

從四人皆假衣冠耳嗟乎四皓其生真偽且不可知其死墓地將誰與詰之春昔經商山有詩云不識安劉幾

以商山之知板  
不窮谷或者  
之於寺而高  
視未亦深談  
也偽名步  
宜將去以



日歸嵩山四皓<sup>首</sup>死相依史中出處猶真偽地下形骸果  
是非謂此

○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終馬武論曰中興二  
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咸能感會風雲奮其  
智勇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  
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  
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  
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邕彤劉植臧宮劉  
隆與傳序多不同陶淵明四八目終堅鐔中間又多  
不合處不知顛宗所圖畫於南宮雲臺者本第竟誰是  
也若夫通鑑綱目等書所載鄧禹馬成吳漢王良次序

則是錯看漢書馬成傳後上下排行而參錯書之其誤  
明矣

東坡多互能  
情在初言  
醫說方得其肯云晉地多棗人嘗置之懷袖中若粵人  
之嗽檳榔則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公言產也

○宋人談苑載徐錯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  
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喪貝濟陵飛走之期  
既絕後戈散地天釘之望斯窮不知天釘事後見杜篤  
論都賦云焚康居天珍奇摧鳴籥釘鹿蠡以為商隱雕  
篆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總云扶首震懾遽請天  
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春按南史請天釘之云商隱之



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略王凌陰謀廢立事覺司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為仄仄與釘皆闔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賦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為哉

○丁晦芝田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鷄碑之句鼠獄人皆知張湯故事至鷄碑宋人引宣室志云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鷄未肥酒未熟語解者曰鷄未肥無肉也去肉為己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為酉破賊在己酉後果平蔡是日入城以為鷄碑用此春謂非也此用戴安道事耳晉書戴逵愬角時以鷄卵汁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丁晦蓋用此鼠獄與鷄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爾

○鳳毛有兩出處謝超宗故事後人文字中多用之而及王邵者鮮超宗邵皆晉人也

○朱子嘗言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杜為渠作墓誌今通鑑所載維州事有些好底皆是春記丁用晦一三三之宋乃芝田錄云牛奇章公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常微服逸公以街子數輩潛隨以防不虞後牧以拾遺召公以縱逸為戒因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牧之



年之或淑蓋為是感之耳

○五竇在唐則左拾遺叔向子國子祭酒常司業牟容  
管經略群婺州刺史庠武昌節度使鞏在宋則諫議夫  
夫禹鈞子端明學士儀禮部侍郎儼起居郎侃叅知政  
事補補闕儂今但知燕山事耳

○世稱薦用人士謂之桃李皆本唐人謂狄梁公天下  
桃李皆在公門之說此說恐非首創云者唐詩蒲門桃  
李屬春官豈即用當時事耶或又本漢李廣傳贊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之說然肯意殊不類春觀劉向說苑陽  
虎得罪於衛此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云云  
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

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  
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自今以來擇人  
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乃知此其事祖也唐人嘲裴度  
詩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  
起荆棘滿庭君始知正用此事

○朝廷錫宴秦漢而下紀載非一徹俎收餞禮制有之  
陳徐孝克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  
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令中書舍人管斌伺之見孝克  
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  
遺母斌以啟宣帝嗟歎良久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  
并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唐秦再思記宣宗宴罷



見百官與衛王<sup>士</sup>拜舞遺下果食之物上恠之咸曰歸獻  
父母及遺小兒上勅太官今後大宴官文武給食兩分  
與父母別給果子與男女所食餘者聽以帕子裹歸然  
則後世怕裹餘食之例豈始此歟漢晉間君臣宴享未  
必無徹歸事別給兩分與果子則是唐宣朝異數耳當  
俟再攷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以食貴百

姓不廷唐人小說又以為士子初登科及在官遷除朋  
獨不廷

寮慰賀皆盛酒饌音樂宴之為燒尾常嗣立入三品趙

後舊官中宗嘗令其事皆有証不詳孰是燒尾之義或

於興慶池燒尾謂虎化為人唯尾不化須為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

龍門化龍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為龍猶人之初

蒙除授必樂飲宴客乃能成其榮或又謂新羊入群乃  
為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

莫觀中太宗問宋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為對夫一宴樂

事區區耳記載不同如此一宴之名何關大體自唐而

為說者誕漫不勝其異侯鯖錄石林燕語莫之能折衷

焉而况非此類者聖經古史墜簡殘編經秦煨燼出漢

杓鑿印書而燕說之安得不紛、於後世乎

○公私雇役錢曰脚錢其名自唐有之唐書德宗以宦

者為宮市使抑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朝野

僉載李審請祿米送至宅毋問車脚錢幾何是也



○宋王元之待漏院記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  
煌煌火城火城見李肇國史補云每元日冬至大朝會  
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珂傘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  
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避之是也而朱或可談云  
朝士四鼓至禁門外候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大  
城宰相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自從官及親王駙  
馬皆有位次在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  
所言火城與肇異或謂肇所言唐故事或所言宋故事  
也按院記明云相君啓行煌煌火城此火城非當時宰  
相之尊從乎可談誤矣春近又見雜書一處引國史補  
伏百官皆備珂傘列燭至五拜相禮絕班行元日冬至立  
將至火城皆撲滅以避之其言以又與或同當再考

○松漠記聞女貞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紀  
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一青為一歲也  
蒙古錄韃靼初國無庚甲其俗每以草青為一歲人有  
問其歲則曰幾草矣每見月圓以為一月每見草青連  
連方知是月有閏也又曰韃靼記其年春煉則曰草生  
草枯記其月朔望則曰月滿月缺按古三墳伏羲氏皇  
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日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  
我心則是太古宋造曆前亦以草為記也唐西域記月  
生至滿謂之白月月虧至晦謂之黑月則是彼不通中  
國正朔亦以月為記也三墳伏羲氏木王月命臣潛龍  
氏作甲曆皇策辭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



之位主我陰陽甲曆後二十二易草木吳英氏進曆於  
君所謂草生月與木王月記其歲之春也所謂一易草  
木二十二易草木記其歲數也猶今遠夷正朔所不及  
處也

餘冬序錄卷四十七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塞陽卷之四十八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古人姓氏名字有不載之正史本傳或闕焉弗彰而雜

出於書疏記注家者蒼頡姓侯剛氏見古文法許由字仲

武見莊子釋文臯陶字庭堅左傳孤竹君姓墨名台孔子法伯

夷名元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語疏引少陽

篇中子名伯遼周曇詠史詩彭祖姓篋名鏗論語疏姓

箕子名餘莊子法管叔名度史記易牙名巫字易牙

左傳穎達逢蒙之弟名鴻起陽朱之弟名布列楚狂接輿

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字伯樂搜伯樂星天馬陽善



同時有九方自亦善相師曠字子野並在管子仲名敬仲

馬列子謂之九方自亦善相師曠字子野並在管子仲名敬仲

左傳閔子產一名美襄公二十五年孟軻字子輿漢書注并莊

周字子休列子孫敖名饒字叔敖碑見計然范蠡姓辛氏

字子文或曰研或曰計倪史記杜康字仲寧魏武注兕

谷子姓王名劄續仙陳仲子字子終皇甫謐漢高祖父

太公名崑或曰媼字執嘉後漢書注皇甫高祖兄仲名

喜曹參字敬伯申公名培並史記項伯名繆字伯漢書叔

孫通名何楚漢四皓東園公姓困名秉字宣明陳番志

常居園中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勤志又作綺里季

姓朱名暉字文季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並皇甫

傳壺關三老姓令狐名茂荀悅楊王孫名貴西京伏生

名勝字子賤西漢文翁名黨字仲翁歷代小誌景帝楊

惟所稱李士元者名弘蜀秦必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

遵漢書王貢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陳忠施延字君

子後漢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聖賢家墓記并或曰姓

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龍魚衛夫人名鞞字茂卿翰

志佛圖澄姓濕氏後趙若勒邢州寺碑云佛圖澄者天

所以言濕者思潤理國澤道安姓帛氏高僧傳釋家出

被四方故以濕為姓也道安姓帛氏高僧傳釋家出

安受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是皆史傳之

遂以釋為姓中國沙門稱釋自道安始也

所不載者也然如此類未及考錄者多矣

○月中所桂人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

名劄字質也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作甯戌則是名戚



字戊也。

○曾參字子輿。參吾衍謂當謂參乘字。不音疏。晉切。言於字子游。於旌旗之游也。見說文。舜生諸馮。及馮婦之馮。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本草爾雅。言味酢。皆醋字。今酒醋乃酬酢字。誅殊殊。擣擣士士等字。今亦皆差謬。秦誓如有一介臣。大學作个臣。明堂左个右个之个。作介為是。唐書。椀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按續世說。書此乃个字。盖个與丁相似。傳寫誤也。淮南子。宋景公。惑徒三舍。當如史記作三度。亦傳寫謬。子夏讀晉史書。三豕渡河。子夏曰。此己亥也。左傳行李之李。本作李。舊文使字。漢書廉潔之廉。本作覘。有覘視之義。音同廉。皆

傳寫之誤。韓文李愿盤谷序。王仲至本盤之土。土為下。宵而深。為空。黃庭堅詩。柳榆作由。音押。東坡次韻。毛滂。芋大對懶。殘懶字作蘭。字讀俗。只為用蘭字。

○汲冢書。汲縣耕人於古塚中得之。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淮。出春秋後序。

○金太定中。改葬兩燕王墓。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盖古柩字通用也。

○秦方士徐市。又作徐福。非有兩名。市乃古黻字。漢時未有翻切。但以聲相近字。音註其下。後人讀而作市。屢字。故疑福為別字也。

○春渚紀聞。宋張有以小篆名世。嘗言心字於篆文。只

米元字不帶  
二音蔽



是一箇側大字耳。蓋心火也。不欲炎上。非從包也。畢少董。妙於鼎篆。其論水字云。中間一豎。更不須曲。只是画一坎卦耳。蓋坎為水字。見古鐘鼎。多如此者。

○虞翻笑鄭玄不識古文。古文卯本柳字。後借為辰卯之北。而鄭玄以卯為愈。識王羲之俗書。趣姿媚。秦變味。訓北曰北。猶別也。右軍又多不講。偏傍所謂趣姿媚也。於此見字。李自是難事。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戣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卅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連連反。三十并也。世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春按始皇

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為是。亦是意也。

○書契以代結繩。肇自黃帝之臣倉頡。更數千年。而周之臣籀。損益之名為大篆。更數百年。而秦臣李斯。復損

益之名為小篆。秦又命程邈。作隸書。以便官府行移。逮今千有餘歲矣。其字本祖倉頡古文。而畧變其體。然觀

漢臣許慎說文。所載字以萬計。而不足以括天下之聲。有聲而無字者。甚多也。宇文周時。有龜茲國人來。并傳

其西域七音之學。於中國。有曰娑陀力。有曰鷄識。有曰沙讖。有曰沙侯。加濫。有曰沙臘。有曰般勝。有曰侯利建。其別有七。於樂為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七調。於字

王次仲始作隸  
書始於始皇  
之臣籀損益之  
名為大篆  
更數百年而秦  
臣李斯復損益  
之名為小篆  
秦又命程邈  
作隸書  
以便官府行移  
逮今千有餘  
歲矣其字本祖  
倉頡古文而畧  
變其體然觀  
漢臣許慎說  
文所載字以  
萬計而不足以  
括天下之聲  
有聲而無字  
者甚多也  
宇文周時有  
龜茲國人來  
并傳其西域  
七音之學於  
中國有曰娑  
陀力有曰鷄  
識有曰沙讖  
有曰沙侯加  
濫有曰沙臘  
有曰般勝有  
曰侯利建其  
別有七於樂  
為宮商角徵  
羽變宮變徵  
之七調於字



為喉牙舌齒唇半齒半唇之七音。蓋有耳學。天竺妙語。多由於音。中國之人亦有所未知也。元氏有天下。裔彛之言。與中國中異。尤非中國字之所該。世祖時。巴思八得佛氏遺教。制蒙古字。平上去入。四聲之韻。分唇齒舌牙喉七音之母。字甚簡約。而凡人之言語。苟有其音者。一無所遺。蓋自有書契以來。大率以形為主。人以手傳而目視者也。而蒙古字一皆以聲為主。人以口傳而傳聽者也。論者謂元盛時。此字為一代文。而通行乎天下者也。與蒼頡史籀斯邈凡四矣。其亦可異也哉。

○朱子言性情都主於心。性字從心。從生。情字從心。從青。張子說心統性情。心無體用。而言性。是心之理。情是

心之用。又曰志與意都屬情。情字較大。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省。志字從之。從心。省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

○楊慈湖為樂平。有訓孝文云。按學古字為孝。即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以孝為孝音。又為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孝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孝。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sup>長</sup>。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陣無勇。非孝。斷







傳蔡不美地名按蔡之字皆音即魯頌漢書五頌之

領與嶺同南有嶺字不從山嶺之聲嶺音嶺侯之聲嶺音嶺一作才何反音贊本

今亳州鄆縣乃音才何反班固犀昆之昆音皮文帝遺

金犀昆注帶物也今悉刻器四蹄林之蹄音帝蹄者統

也復下復扶目反謂上音服下音福張空拳之拳與蔡同

手弩拳也去伴半愁之愁音曹揚雅有伴半愁憂也今

後漢書漢陽搯之搯音七鑿反徐錯云三攀案齊眉之

案乃古盃字謂奉盃與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文選葛

芥之葛音帶刺金錯刀之錯讀為蹉北人讀作去聲

也實唐書慮囚之慮當為錄徒錄錄著之著音從平聲

見元結傳今韻列子程生焉之程言蟲也秦人謂豹曰

此內則注魄莫物不堅實之稱內則去其數注皮肉之

漢數音本草香薷字音柔北人呼為香薷南人呼宋三

館書目有味漱書冰以陸反沈存中筆談載養鴈韻書

鶻鶻之鶻在二十二軍韻今人誤作鶻鶻在三十三狎

韻乃鴨字見了度

○萬乘之乘當作去聲傳云亦作平聲用漢高祖畫贊

受命龍興起從寧馨之寧本去聲劉夢得亦作平聲用

贈台本僧智裁詩為送中華蘭若之若本上聲白樂天

孝道者凡人雄猛得寧馨蘭若之若本上聲詩作慈

者反有上官儀亦作入聲用酬薛舍人萬年官富直東

步尋蘭若高諒閣之閣本平聲何休讀白樂天亦作去

聲用閣高宗諒慨慷之慷本上聲曹孟德亦作平聲用短歌



行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樂府有款乃曲誰能歌款乃感人情款音襖乃音霽

柳子厚漁翁詩款乃一聲山水綠一作暖迺劉言史瀟

湘詩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當泣舜斷腸聲

○尚書顛隕隕去聲禮記綸紵紵即紉字左傳叢爾叢

祖外反列子墨屎眠姪墨音眉屎音癡眠音緬姪音澳

莊子逕庭庭教定反膠音攬運量量去聲隱幾隱

去聲漢書枝梧梧音梧魁梧梧音詬喻度喻音逕權酷

酷一護反昔人嘗摘箋以告讀者矣

○字有四聲古多轉借如益之為醫契之為尚臯之為

啓居雅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

文者陶之為繇垂之為檉鯨之為鮫施之為備紂之為

受罔之為隼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

○龍可作寵用毛詩既見君子為陳可作陣用公論諸家

龍為光之類是也景可作陣用王義之小孝獨景可作影用土圭

測景理可作里用左傳昭公行理之命釋耐可作能用

漢碑柔遠而通而即是可作視用荀子是其庭可視可

作示用漢書視其氏可作是用漢志如至玄孫飛可作

非用漢碑若手是也其泰可作太用漢碑有泰夫人前漢

類後漢書范曄避家諱又書而可作如用漢書白頭道

泰作太如郭泰是也而可作如用漢書周亞夫是也牙可

可作巡用漢書平當是也秉可作柄用漢書周亞夫是也牙可

作衙用孔氏雜說以牙為衙宋世長牙門衙旗雅亦可



作準用今史文用完可作度用書先渴順可作慎用蓋

言順也柴可作匪用書柴漢書注諒亦可作良用詩

是也易直子諫韓詩作俊亦可作何用毛詩俊以溢我左氏

轉而為太亦可作世用朱子言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

○鷗一作匹曲禮庶人之鷗蓋古省文鷗從匹是也畢一作

罪始皇以畢字形似對一作對多非實改從文漢文帝以疊

一作疊古疊字用三日新田隨一作隨春殊漢東之固

堅有天下去洛一作維漢人洛字書洛大行忌水故

走只作隋洛一作維水用佳至魏以士行忌水故

仍用佳砌一作砌而古砌字從刀遂以刀名砌紙一作

古者以練帛為書故從糸後漢符一作符符堅其先本

○宋景文筆記孫奕作反切語本出於俚俗謂就為鯽

溜謂凡人不慧者曰不鯽溜謂團曰突藥謂精曰鯽

謂孔曰窟籠唐盧仝詩云不鯽溜純漢國朝林逋詩云

團藥空鏡百千回是不晚俚人反語逋雖變突為團亦

其謬也又唾玉集俗語切脚字勃籠蓬字勃蘭盤字突

落鐸字窟陀窠字贈壞字骨露銅字屈學團字鶻盧

蒲字突即堂字突藥團字吃落角字只零精字不可巨

字即釋典所謂二合字也朱或可談都邑市井謂不循

理者為乖角謂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入后山詩話蘇

長公嘗戲一書生書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便

魯公干祿書曰從非者為姓從竹者為印未知符融之符果非姓手

為識文故府堅之姓融從之符融頌之姓從行二姓固不同類



奸邪有甚意頭。沒些巴鼻皆俗語也。戴埴鼠璞俗字皆有所出。予嘗得數字。晉擊虞較古。天曰度量之由生。皆絀閱而不通。即今絀閱字。禮儀志有悞懷歌。即今之悞懷字。衛坦說字勢曰。或黠黠狀似連珠。即今之黠黠字。王沉釋時論曰。鼻黠。而刺天成。公綏嘯賦曰。旬。矐勞曹。即今之矐。黠勞曹字。古人用此等字。不見其俗。何和。劉貢父詩話。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厥矣。則此兵正謂未賊爾。末厥對早九字世語。虛偽為何接。蓋固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稱也。世語。優人為河市樂。說者謂南都石駙馬家樂甚盛。詆諆南市中樂人非也。蓋唐元和

時。燕吳行役記中語也。有河市字。大抵不隸名軍籍。而在河市者。散樂名也。世謂事之陳久為瓚。蓋五代時有馬瓚為府幕。其人愚戇。有所聞見。他人已歌熟而已。甫為新奇道之。故今稱瓚為歌熟爾。朱文公謂古之方言俗語。載書傳中。而今之注解家。至有繆不通者。春觀於此。其弗信矣夫。

○吾子行謂宋儒不識顧眇字。眇音洵皆讀為美目眇。之眇。又不識盼字。而寫使民眇。然之眇。音異又不識此眇字。而讀為盼。今詳之耳。從丐者音洵。从分者音攀。去聲从弓者音異。春按朱子語錄。張以道曰。盼庭柯以怡顏。盼讀如倪。讀作眇者非。



○正德丁丑正月三日夜夢與人論字俾從人從卑使  
從人從吏俾猶使也為人使者人所卑使於人者為自  
卑為吏者能使人吏於人者人之所使也易曰不事王  
侯其不為人所使者乎傳曰從吾所好其不為人所卑  
者乎夫惟不為人之所卑斯不為人之所吏  
○今世俗所稱俚語前代書史中亦多有之今人好以  
一字之訛一詞之俚而生詢訾若質於考古之士不知  
笑當誰歸人患讀書之弗博耳

○或問貧窮字義曰荀卿書有言矣仁義之於人也譬  
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  
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雲間志方言謂人曰渠自稱曰儂問何如曰寧馨寧馨音  
如囊馨謂虹曰鸞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簿相之  
如囊馨謂虹曰鸞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簿相之  
如囊馨謂虹曰鸞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簿相之  
如囊馨謂虹曰鸞言罷必綴以休及事際受記簿相之

○雲間志海人驗候云山樅風潮來海陸風雨多皆不  
誣樅謂海水樅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此說似怪  
也  
○雲間志海人驗候云山樅風潮來海陸風雨多皆不  
誣樅謂海水樅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此說似怪  
也

○雲間志海人驗候云山樅風潮來海陸風雨多皆不  
誣樅謂海水樅起常所迷望之山皆在目也此說似怪  
也



或云蜃氣為然。咥音黠。俗云萬喙聲也。事相邂逅。俗謂之豆湊。豆之義不可曉。按吳越風俗。除日。鄰人互擊炒豆相遺。僉擲而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投去聲。蓋此語所出也。

○吳主孫休。名字四子。嘗創靈。音淳苜。音迄實。音航舜。音礦鉅。音奔

昱。音韋寇。音襄樊。音推八字。唐武后亦命鳳閣侍郎宗秦客改

造十二字行之。制以聖。音嬰字為名。取日月當空之義。南

漢劉巖亦制嬰。音儼字為名。取龍飛在天之義。不度之人

在民上。喜於妄意。制作如此。魏江式傳。今世易風移。文

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貞。談辯之士。加以意說。炫惑

於時。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醜。神蟲為蠶。如

斯甚。衆文顏氏家訓。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

輒造字。乃以百念為憂。言反為變。不用為罷。追來為婦。

更生為蕪。先人為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乃知此俗字

之所始也。江顏二子。其致感於車同軌。書同文之世乎。

唐君臣正論。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為地。千千萬

萬為羊。求主之王為證。長正主為聖。一忠為臣。一生為

人。一人大吉。為君。然嘗攷之。但有聖聖。恠恠。四字。合証

作種。君作周。與正論所言不同。宋人記其時。有上俗書

者。囊為矮。養為齋。閨為穩。奎亦為穩。小音蠲。小兒也。天

音勸。人瘦弱也。至音終。人亡絕也。存音臘。人不能卒。足

也。妖音大。大女及姊也。岳音礪。山石之巖窟也。門音根

也。



柳俗謂孩門橫闕也。茶音酋，言人在水上也。交音魅，言沒於水下

也。隊和誠切，言隱身忽出，驚人之聲也。起音翳，言多髡

也。并東敢切，以石擊水之音也。如此者不一而足，今不

悉具，字義雖甚淺鄙，而偏傍亦有依附。今雲南夷俗，

謂強人曰奪，訟彼款誣陷人，動曰罕，音賴。人事奢行天下，已強半矣。

所見者此爾。

謂強人曰油火

謂強人曰油火

謂強人曰油火

餘冬序錄卷四十八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終章卷之四十九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郴州知州張汝賢

至尊官家之稱

至尊官家之稱，皆昔人以稱居上者。魏晉六朝間，稱居

多，但曰官，稱其所私事，亦多曰官，稱父曰尊，稱伯叔季

父，及其所私事，亦多曰尊，一字為稱。唐宋間無聞矣。

○今人稱謂，例公為尊，而居次之。古殊不爾。東西周天

子之正系也。戰國時稱周君曰文齊公子耳。稱薛公豈

必公之尊于君哉。

○夫人，淮南子有老而杖於人之說，而王充論衡有曰

人身以一夫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姬為丈人也。



○范暉臨誅其妻謂暉母曰罪人何家莫念孫棘以弟  
薛赴獄棘妻寄語大家以小郎屬君齊文宣帝兄女樂  
安公主嫁崔達擊公主曰何家憎兒陸媪於胡太后前  
稱昭儀言大家行多非法婦謂姑為何家或為大家六  
朝間言例如此家與姑同音漢曹昭已有大家之稱蓋  
尊之如母姑云耳齊卽和玉儼謂太后曰有緣更見家  
家斛律光請後主至千秋使人出曰大家來則母氏與  
君主皆可同稱也

○唐宋間人呼謂有先輩之稱或曰此互相推敬爾然  
不聞施之同朝同官同年而所稱皆未任官職未登科  
第之士觀歐蕨書札可見李方叔東坡門人坡書稱方

叔為先輩按北夢瑣言王凝知舉日司空圖第四人登  
科王謂衆曰某叨忝文柄今年榜帖為司空先輩一人  
而已則是所謂先輩者實後輩士也唐王福時雜錄文  
中子謂魏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非董薛程仇  
之比然則是稱循唐初蓋已如此

○古人謂使為信黃伯思法帖刊誤矣報帖故遣信還  
逸少帖信遂不取答貢誥曰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  
荆州信去倚待陶德居帖明旦信還虞求與帖事已信  
人口具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而今之流俗遂以遣書  
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手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  
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柳人謂使比也

送少回字一

村信公柳人

宣志之云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為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賢國寶等字以為名字且禁華之於是禮部定儀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覆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在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此事後來不復講矣

○醋浸曹公湯潯右軍之云昔人相傳為笑今人知笑之然送人酒必云魯水鷄又云窓禽鴨云家鴈而鵝亦云義愛之稱不免落前科曰彼欲以是為新異而不知

是所以為俗也其稱于人又有可議者稱人姓必易以世望稱官必用前代職名稱府州縣必用前代郡邑名欲以為異不知文字間著此何益于工拙此不惟於理無取且于事後有碍矣李姓者稱隴西公杜曰京兆王曰瑯邪鄭曰滎陽以一姓之望而繫眾人可乎此其失自唐末五季間孫光憲輩始北夢瑣言稱馮涓為長樂公冷齋夜話稱陶穀為五柳公類以昔人之號而繫同姓尤是可鄙官職郡邑之建置代有沿革今必用前代名號而稱之後將何所考焉此者所謂於理無取而事後有碍者也此失裨官脞說多不可勝數然明賢著作自無此吾不願人家子弟重積此俗習也時客有以文



字贊春者因遂指出為兒輩言也。

○屠牛坦屠羊說所執市井之惡務也而其名至今傳史畫畫陳酢瓶所為閭閻之末業也而其姓至今存託於名人之文章也。

○人能飲不能飲有大小戶之稱唐宋酒令詩話言之多矣今人殆相循而云爾或問此稱定起何時吳志孫皓每饗宴人以七升為限小戶雖不入口並澆灌取盡是三國以前事翅葉者已有此品目也。

○三國曹操呼孫策為獠兒關羽罵孫權使為貉子唐代宗以字名賀知章子蓋戲其為瓜子也瓜借音為獠今人以鄉俗譚名相稱謂為謔同此。

○俗稱驢作衛子言衛多驢也亦有出處見釋常談呼獼猴作山兒亦有出處見傳燈錄。

○俗以牝畜為草於雌鷄鷲鳥亦有草鷄草鴉鴨之稱義殊不通然亦相傳有自晉郭謂魏杜畿課民畜牸牛草馬宋繇曰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史稱張長史顏魯公始同學正書張知不及顏去而為草畫記吳道子學書於張顛即長史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深造妙處中吳紀聞揚惠之初亦學畫見道子藝高遂更為塑工亦能名天下自今觀之塑工當不如工畫畫工當不如工書而工正書又難於草然數子之名其



到今傳一也。惠之豈不能畫而道子豈不能書者哉。彼誠知生同時習同事美不能兩勝則名必有所掩名為所掩則不如他專所工而獨擅其名之愈也。噫數子可謂自知而能讓能各就其所長而不隨人後者矣。世固有勞勞終身無寸長以自見而忽焉隨草木以腐者。問其業雖在塑畫之上吾亦羞之。因書以自警焉。

○魏鍾繇問蔡邕筆法於常誕、惜不與乃自槌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焉。書吳趙遵治九宮一筭之術對問若神。闕澤諸人析之不肯傳。孫權問其法遵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死後權聞遵有書來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遵棺

無所得法術絕焉。書吳于時季漢譙周、駱古為學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顧曉天文而不以留意。人有徒孝天文者。周曰天下事當學者尚多何必天文。蜀斯言不亦善乎。後魏高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游雅數以

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權會雖明風角玄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唯有一子亦不授此術。彼鍾繇輩拳、誕與連何為。誕與連依守一藝死遺暴骸之禍。愚益甚矣。

○老杜誅吳生畫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又題王



率山水圖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蹙迫王宰始肯留真跡黃山谷嘗與人論文舉及吳生擅場之句謂古人能事不獨求跨時輩須要於前輩中擅場爾他日因人乞書又舉王宰貢跡句謂收書者亦欲精耳貪多不擇自是一病此卷此畫跋中宋元與國初人名氏班班錯出諸人中誰為擅場者乎其人吾不得而質也其一皆貢跡手蘊貞博雅好古精鑒圖繪工翰墨自云得此具有源委其所取有在恨春不能與之賞其妙也因憶少陵山谷語為識其後

○羿善射或使射雀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俯首而愧終身不忘羿之愧在他人足以為奇矣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肩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息之謂無勇在他人不可謂無勇矣而二子之言如此然則孝者自處其可以自怨乎

○古今權量不同不知變自何世北史載後魏高祖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其法依漢志為之是知漢律曆志所載積黍之制魏晉則已變矣至拓跋而有長重之議然當時改用魚幾亦不復行觀張普惠疏中所論可知此由在位好利者務求奇贏故耳古升十六寸二分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欲知古尺以小半兩錢準之言徑寸也欲知古秤以大半兩錢準之重如其文也古權四十斤者今才十五斤耳量容十斗者特今之三斗



耳宋劉仲原得漢銅斛以其刻文校今權量知之然則漢晉間所言權量輕重多少之數俱可準此而推侯鯖錄云藥方中一大兩即今之三兩隋合三兩為一兩也魯謂隋蓋合古三兩為一兩亦不通今之一兩有奇耳故曰一大兩德麟誤矣王仲景傷寒證治論湯劑注云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晦菴語錄云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蓋是大略如此

○古今製樂皆用律尺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鐘磬簫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諧後世琴瑟大長長則聲緩笙不用匏而用木木質而聲過清鐘大圓圓則聲清而樞故

不協律尺又以積筭之難人遂不學今立簡易之法倣如黃鐘三分損天下生林鐘即以紙條依律尺九寸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簇亦以紙六寸如前於三停外添一停是添二寸共得八寸上下損益如此至蕤賓再起三分益上一生之法不費積筭律呂備矣

○截竹大小如律曆志所說加以清聲隨十二辰編之即象鳳翼參差若左右自外而內合例編之則兩旁長中央短若樂圖所畫仍以漆為底即成雅音四清聲乃子丑寅卯四管之半截也

○孔叢子孔子晝息而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沉



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為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為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後漢書。蔡邕在陳留。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酙。客彈琴於屏。邕至門前。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入告。主人自追問其故。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見螿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螿螂為之一前一却。吾恐螿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乎。邕歎曰。此足以當之矣。若邕者。可以聽音矣。嗚呼。意存於中。而者形于外事。無微而不著也。

○昔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歎歎。有懷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事絕類。狼心不可以言諭。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具。非異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何子嘗夜苦多夢。夢亦復苦。數醒。非醉甚。勞極。比明。寐而寤者。不翅以十數。夢中未嘗不自知其夢也。夢中動靜。若於平日不異。必自詭曰。此夢耳。乃合我行。以是



而醒若事與心違所見非思慮所及又必曰此何為者  
豈非夢耶以是而醒或得大<sup>夢</sup>可願樂出素望外必曰  
我奚有是乃夢所遇以是而醒夢諸怖畏及所可惡情  
感不倫理未應然必曰是非佳夢何必久之以是而醒  
夢歷異境叅會古人議論非常增廣耳目必曰竒夢乃  
爾安得長會以是而醒夢有所與必曰夢與人物胡損  
於余有所受必曰受所夢物於余何有以是而醒夢飲  
食饑必曰我饑固宜夢食緣渴夢飲以是而醒夢飛與  
墜疾走動心必曰夢視翩翩不容力禁以是而醒至乃  
死生入夢骨肉薰灼饒欣且哭必大怵惕神識相擾勢  
不得留以是而醒一切事物夢類所聞舊占夢事必後

念言此當某占某當此驗以是而醒何子引枕一刻之  
間蓋幾夢焉夢而竟其始末不自以為夢而亟醒者一  
夜數十夢之間才一得焉所得之事占之來日無不驗  
也何子晝而數曰吾殆有夢疾乎孰能治吾疾使無夢  
乎吾聞至人無夢愚人亦無夢吾不能進於至人吾何  
以不自愚乎前輩達觀以大夢譬處世吾晝不知處世  
之為夢而夜夢中乃獨知夢焉心眼益擾非吾之疾乎  
或聞之曰先生多夢而數醒惟其知夢也知夢則不惑  
於夢不惑於夢其肯惑於醒乎世不皆至人不皆愚人  
孰能無夢先生而知夢也移夢中之所以知夢者以處  
世則即知所以處世之夢之道矣何疾之有先生不然



而區區於夢醒之別。晝日所驗之事。夢乎醒乎。其別幾何。不惑於夢。而惑於醒。是惑於醒時之夢也。是非知夢也。是則夢之疾也。夫先生其誰使治哉。其誰使治哉。

餘冬序錄卷四十九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極涂卷之五十一

外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郴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尚書周禮毛詩俱有百穀之稱。周禮乃有九穀。六穀。五穀之稱。而五穀。禮記諸子書咸稱之。周書凡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其分方之數。乃六穀。梁傳一穀不升謂之暵。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虐。五穀不升謂之夭。後其列不升之數。止於五。墨氏所云亦然。後世言及穀。必以五為數。所謂九與六。無及焉者。星經列星圖。乃又有八穀。八星之說。穀者衆種名也。訓百穀者。楊泉物理論曰。



穀者黍稷之總名，稊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九穀者，鄭司農周禮注，稷、秫、稻、麻、大小豆、小麥也。六穀者，提周禮，始是未麥黍稻粟菽，而鄭司農以為稻黍稷梁麥菽也。五稻者，未麻菽麥豆也。或云麻麥黍稷豆也。又云黍稷麥稻菽也。八穀者，星經注，黍稷稻梁麻菽麥烏麻也。列星圖載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則所謂八穀者，此詩自田篇黍稷稻梁四物並稱，後人不當云其為某之總名。既以某為總名，則黍稷與梁菽與豆不當並立為穀數也。爾雅，梁稷也。注，稷粟也。廣雅，梁

黍也。梁稻其穗謂之禾。大豆菽也。說文，秫稷之黏者。古今注，稻之黏者為秣，禾之黏者為黍。據此而論，穀數之所取者，不免複矣。吾徒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可乎。庸合書之以俟詳考。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稱之為枇杷。鄭玄注禮，不知糧之非梨。

○昔惠帝不辨菽麥，見鐵史臣，而鄭玄未辨糧梨，不免張彥遠之誚。惠之黷，不論也。以玄而不免誚於後世，人可不務博物耶。宋初筆記，玄注禮記，謂糧梨之不臧者，今糧與梨絕不類，恐玄所指非今糧也。

○古人蔬食，乃是之米，以蔬充食，不但不得肉耳。東觀



漢記趙孝建武初穀食尚少孝夫婦嘗蔬食而以穀陰  
讓弟禮夫婦飯之禮竟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其所謂蔬  
食者非穀食矣論語飯蔬食飲水孟子蔬食菜羹之云蓋  
如此

○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稊稗汜勝之書云稊水旱無  
今傳定河間一不熟之時又特滋盛宜種之以備凶歲春出巡薊門見

如黍而黑擣其末炊之不咸糝米黃梁稗驢馬牛不食

○葡萄酒唐書云西域有之前代或貢獻人皆不識太

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酒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損

益酒造酒成八色芳辛酷烈頒賜群臣太宗師始識其味春

按史記大宛以葡萄酒為酒富人截酒至萬餘石久者數

十歲不敗漢使取其實來離宮別現傍盡種葡萄中國

之有葡萄蓋自漢始然不聞有釀法也武帝內傳西王

母嘗下帝設葡萄酒三輔決錄孟佗以葡萄一斛遺張

讓得梁州刺史此酒于時定不苟致魏文帝詔群臣葡

萄中國珍果而有釀以為酒苦醉易醒之語釀法豈始  
此和晉張華博物志西域葡萄酒俗傳飲之醉彌日不  
解文帝謂易醒而華云彌日不解其言異矣華只云西  
域有此足明魏時中國亦無此釀也然則得其酒法釀  
於中國唐時始有之耳金人元好問葡萄酒賦序載割



按以知梨

葡萄

用發

而發

未幾成酒

矣得之數

偶然者

家有梨

可傳

蓋而

因至

光甫言安邑多葡萄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摘其

實弄未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銷冷而不寒

者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

所貯葡萄在空盎上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

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不傳之秘於是

而發元曰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葡萄漿埋之

未幾成酒愈久愈佳其說與劉合元又曰世無此酒久

矣得之數百年之後而登數萬里之遠物類晦有時非

偶然者以此言之此酒以後復不傳矣仲辛雜識李

家有梨園大樹一株歲取梨至二車一歲忽盛生踐不

可傳有所謂山梨者味極佳漫用大甕儲數百枚以

蓋而泥其口意欲久藏旋取食之久而則忘之及半歲後

因至園中忽聞酒氣薰人疑守舍者釀熟索之與有因

教觀所藏梨化為水清冷可愛湛然甘美真佳醞也

飲之醞醉回回國葡萄酒蓋類此始知梨可釀前所未

也遺山證序一任其自成別無製作不知唐文皇損益

之法如何八色酒自成者無是而遺山謂得之數百年

後其然乎春竊意八色唐內法高昌所得未嘗外傳李

嶠東都之祔賜此酒學士館至記而斃之李太白之所

錄初發醞者非民間窺盜物也歷五季之亂而為宋金

之亡於月而光甫謂人不知有釀法不亦宜乎春近緣使命道秦晉

為月醞于香間山西人葡萄其土物此酒平陽屬縣家有之其釀法

年事可試視唐書與元代序同異非春所欲知然固嘗得而飲之

矣分司無事耳熱面赤遂為此記見者當笑之

○花木蔬菜以名者李贊皇謂悉從海外來如海棠



海榴之類。春按亦有以胡名者。胡桃胡荽之類。當亦由胡地來。衣服器用。胡帽胡床之類。亦是胡製。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翅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門。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毅。象質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麻衆賓莫測其價。懸殊。即共咨詢。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回。笑謂座客。辨優劣否。皆曰。不知。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頻生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客乃服。遠女里善識馬。嘗知行。見數馬跡。

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己馬易之。果然。金移刺按答善識馬。聞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為國家求士者。有如此人識馬者乎。此士所以願為知己死也。

里人秦如野。○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鄣葉。可隱形。好以愛之。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或考之。僻樹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示。銀完。根仙郭。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恒答言。見。終日。乃厭倦不堪。故云。替凶。紹曰。不見。於是竊喜。齋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為市吏所。歷之。後。為縛。郭。即。此。事。昔。人。記。之。以。資。嗚。嗚。未。必。實。事。然。世。之。書。尤。子。性。物。者。痴。若。是。者。多。矣。孫。光。憲。璣。言。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司。別。字。有。也。



方人見楊氏

方術說壁魚入道經

中蠹食神仙字

身有五色人取

而吞之可致神仙

意遂惑之乃多書

神仙字碎剪以實

瓶中捉壁魚投之

莫其蠹蝕後不能

得遂成心疾張氏

子之癡也不亦可

哀乎世固有讀聖

賢書而竊其言以

求濟己之私欲者

其為喪心亦又甚

矣

○水鳥有鴛鴦者

雌雄未嘗相離人

得其一則其一輒

思而死南海鸞魚

雌常負雄而行或

捕得其雌其雌亦

自止不獨活也然

鴛鴦詠于三百篇

談者德之比諸人

之愛死生不再匹其愛也其可以不正乎

○交趾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

墜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

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在閩常

有數百為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屨更相

連結猩猩見酒及屨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

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

嘗酒及飲其味速乎醉因取屨而著之乃為人所擒皆

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

中歎率于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於翠鳥

與猩者幾希

○草木花皆五出雪花獨六出古今莫喻其理獨朱文

公謂地六為水之成數雪者水結為花故六出或言花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六出



字本秋海

崇花二四

之二金

其亦不可

其亦不可

其亦不可

中巖挂四出之異史繩祖云土之生物其成數在五故

草木皆五出惟桂乃月中之木西方地四乃西方金之

成數故花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春聞簷葡花嘗六出

矣天上瑞雲開花六出春雪亦嘗五出矣以物類求之

恐亦不可盡曉藕子瞻云今桃李花有六出者必雙仁

皆能殺人失常故也雪花六出至春乃五出殆亦陰陽

之時或有感而然爾

○晉秦康五年大秦國貢駒緣子十年帝以三岳賜王

愷助其珍味使夸示於石崇事出嵇含南方草木狀其君用意乃

如此柰何其下不以侈靡相習尚也

○南方有樹曰枳椇實如珊瑚甘而可食以木為屋屋

曼陀羅花

不巧芥末

酒中飲之

人狂惑

御方

中酒則味薄昔人記因修舍用此誤落一片酒甕中其

酒化為水味飲酒人不喜食甜物惡滿中也曼陀羅花

者有大毒末之置人飲食中即昏醉昔人記昭州公庫

取一枝桂庫中飲者易醉物能變易人性如此

宋子語錄詩南有嘉魚篇或問拘子是機拘子建陽天

謂之香子格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每有人家

酒房一柱皆此木而醞酒不成

○京城夏月蚊多處人苦於宵嗜百計薰逐不能成寐

其無效處雖帳幕可無用之有同一巷相隔竟十數家

而彼此懸異者春儻貸移徙此地多矣巷陌鎖碎不足

傳數顧學士謂春日此異豈獨京城吾鄉松江某坊蚊

多某坊蚊少某門外城河中可里所絕無一蚊即人署



夜嘗移舟避宿其間。其所以無收之故。固不可推也。春  
因記梁元帝金樓子云。荊州高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  
亞寢處其中。反務餘齋。則收聲如雷。數丈之間。如此之  
異。然則古人嘗怪之矣。

○朱砂入火後。用之殺人。藥中服餌。用其生者。附子生  
即殺人。藥中用其熟者。物性逐火而變如此。夫物之能  
殺人者。毒也。而毒太陽之熱氣也。先儒謂太陽大氣。常  
為毒也。附子性熱。本毒。火以炮之。以熱攻去其熱。故不  
能為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熱。故遂成毒。而殺人  
也。然則五行火獨能變物性何也。釋氏嘗謂火行變化  
性也。是以道客語。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

奠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是也。醫家如此。豈可不審  
慎哉。

○曹叔雅異物志。載魚跳躍。則蜥蜴于草中。稍相依。  
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魚遷水底。蜥蜴還草中。釋文瑩  
玉壺清話。自言山行。見一巨蛇。一雌。雌結纏糾。津沫  
狼籍。久之。雌驚而飛。蛇亦入草。此皆異類。而相求者。陸  
樞續水經云。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為蛟。文瑩之所見。  
即其事。不知魚蜥蜴之所感化。當為何物。今江湖間。夏  
秋大雨。彌旬。山中輒有蛟出。擁濁水。猶味。作雉聲。至  
長流。帖帖而去。水面亂草。隨而覆之。衆鳥雜集其上。送  
焉。土人往往識之。曰。送龍水。其下魚鱉。隨送。可知其異。



蜥蜴之卵必有化為異物者矣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足冬在足蛇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魚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

○龍角浪四峭目深鼻豁鬚冕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者雄角靡浪平鼻直鬚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

出乘蜩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禿者雌樗鷄異記

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礪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者雄

腰間一遭碧色者雌鼠鼯頭尖者雄而頭圓者雌雀巢尖者雄圓者雌又有翼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

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鱉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盞食之死熊而飛鼠卷食之死鼠而肥蠶豈惟物哉

人之嗜好根其性亦有不可越者曹公之野葛夏諫之鍾乳硫黃是也

○獸吐生者兔鳥吐生者鷓鴣蒼鴿兔唇缺鷓鴣胡大

此其異也以竅論胎卵亦不盡然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蜃無臟獐無膽鼠亦無胆或曰鼠猴鯢魚亦無胆又無頤猴無脾兔亦無脾又無腎蟬無腸螻蟻亦無腸鷄無肺鵝無舌又無

今臣其清和也  
野葛野葛食一  
而小兒在表  
子中未中女  
注口生一



後指蟬無口蛇無足

或曰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是出又云蛇

以桑薪燒之 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螻蛤無血豕者則延出見

無胃走者無翼鷹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鷲有翼

不能飛陳藏器本中引尸子云家鷲為鷲無足而飛者不能飛吾翔如燕人守耕稼而已

惟滕蛇諸蛇中惟鱓是胎產者

○虎生三子則一為豹鷓生三子則一為鳩鴛子為豹

不肖子為鳩

○鵲有巢鳩居之布穀生子鷦鷯養之

○棠之子其母實生之而其子食其所生螺贏之子其

父之祝也而其子肖其所祝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博物志人亦有溺

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鷦愛形顧影不自藏

烏羅者所得名山記山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

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

之在人往往并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是哉

○昔人有言逐麋之大豈顧兔邪上管榮傳逐兔之大終朝

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楊泉物理論彼其才力

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兔乎顧逐兔而又欲

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慈烏反哺世有不顧母父之養者烏之罪人也青鷁

受子志親世有孝養於妻子者未羽之鷁也鷁子剖切過入青鷁

○唐鼠易勝可謂知悔謝豹覆面可謂知規北方沙漢名教雜



○虎丁解牛目無全牛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紀昌  
視虱如大如車輪射之貫心而懸不絕皆心之所寄也

○春同年方給事矩嘗以小魚鮓餉余一筭千頭曰此

吾鄉瀆池物也唐段公路北戶錄云思州出鴉毛腿其

細如蝦虫豈此類邪

○地產以非所有為貴古今同情關中人不識鱉關中

無鱉也漢末朱登為東海相遺張敞鱉敞報書有謹分

斯既於三老尊行曷敢獨享之語其珍鱉可知今日出

糟蟄以餽客因詫俠人之在生者

○世之貪者每為財若而廉者心休也狼食不足豹

有餘漫天畫之忙與春鋤之間何如哉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嘗鼎一臠足得其味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

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璘瑁輒閉口不

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己鵲巢知背太

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鷄獨司晨鶴能警夜

而已

○虎以狗為酒猫以薄荷為酒蛇以茄為酒鳩以桑椹

酒以心方五月為酒彼食而醉故知其為酒也

○兔絲無根或曰非無根也但不屬耳其根不茯苓是屬地也

也羊蹄燒之為灰種土生蘆菴羊蹄豈蘆菴之根邪陶

居本草云羊角馬蹄燒灰著於濕地  
遍踏之即生羅勒俗呼為西王母菜

○上卷中  
解音人三下  
六下

○五七夕  
○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

○虎以狗為酒  
○五月五日

○五月五日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藥者病齒之人服苦參齒愈矣而腰重不舉世不有類是者私沈存中筆談一朝士常患腰疼時以病齒用苦參後有大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尾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蜈蚣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通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蓋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败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也惟酒亦然世說孔群好飲王丞相諫曰卿不見酒家覆餅布日不見糟肉乃更堪久何魏體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唐本草云薰渠者漢羅門云是阿菴氣極淨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與瘞

除害之責人才繁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犬已失而遇兩人雖喜之不足以為福酒已醉而增殺人雖厭之非所以為怨

○聲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於市朝若之何而畏

○畫餅無充飢之用談梅有止渴之功脾非物不實而精逐意可生也虛不足以實其虛而虛有虛之用也

○松之葉無以異於蒿而松能耐音冬也捺之華無以異於槿而捺有實也菱之浮水無以異於萍而菱有根也

○宋人記北方餠粿誇橄欖語比至你回味捺我已辨記東坡賦橄欖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公蓋用此語易棗為崖蜜爾。崖蜜櫻桃也。王元之詩以  
橄欖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假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  
益信作人難矣。

淨街推之。○祖述坐上父老。飲玄酒忘勞。并飮脯。宋人謂飮子為  
之。受之。配回淨街。槌蓋少味無韻之物也。贊寧筍譜。筍滑利大腸。無  
益於脾。俗謂之割腸筍是也。此物適度而食。益少而損  
多。豈止筍和。謂飮號淨街槌。可對筍割腸筍。

○山薑花葉與薑無異。根不堪食。葉間吐花作穗。如  
麥粒。軟紅色。穢含草木。疏煎服之。治冷疾。出九真交趾。  
按此物吾柳有之。鄉人醋浸作菜茹。  
○柳之桂陽縣產。風葉充茗飲。能愈頭風。故名。亦可浸

酒性微熱。前人志記不載。范石湖集。蠶茶出修江。沿頭  
風南人今無所謂。蠶茶者。風葉堂蠶茶之謂。和柳之土  
人採作茶。常瀝于埃。外系在柳。吃之。終良茗茶。

○概木名。相也。古者桐棺。故謂棺概。猶天子用梓。四梓  
官也。而今人例指旅殯者為概。何哉。

○吾州制字柳。以多木名。其木櫛為貴。其為樹。四時無  
改柯易葉。質性堅於檜柏。伐而材之。雖百載。雨淋日炙。  
弗蠹弗腐。作屋。置以當風雨之衝。棺在土。與石柳敵。此  
櫛之所以為貴也。櫛樹歲結子。其子小者。小於榛。味如  
之。大者。大如榛。而味若土人取為果實。謂小實者。為圓



珠櫛大者苦珠櫛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經前山其木多葦音注謂其樹作子可食冬夏恒青作柱准商葦豈即此櫛耶

○打箱具古謂之拂今吳人謂之連枷楚人謂之掉花

○跳織綢織也跳音條見本草

○南史扶南夷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道猶中國云紫磨按孔融聖人優劣論金之優者名曰紫磨猶人之有聖也紫磨之名久矣

○柳筆有詩見柳子厚集中雪霏錄載吳人稱雪庵居士謁趙松雪出柳筆兩枝王右丞雪裏芭蕉一幅公曰爾欲吾題此和吾柳之筆在元猶重今豈無嗣其藝者

柳筆卷之三

○鳥獸昆蟲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訛鳥以其足獮以其鼻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蟻螻以其背砂按子一名剛子以其身側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蒲莫又以借其蝦視走者以股而駝驢又以借其駕、狃又以借其狼走

○秦西巴放麋與麋母之事魏帝不復殺鹿子之事春嘗為之論矣鄧艾征涪陵見猿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獲母其子為校箭以葉塞瘡艾歎息後弩水中華陽周景式至綏安逢獵徒逐猴母負子投水中乃以戟其脇子隨其傍以手捫子而死見者憐焉景式孝慈孝之根



天性物不異於人也。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者，殺其母，  
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  
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元周公謹癸辛雜志，奉言之云：武  
平素產金線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持，不火置法當  
先以藥矢斃其母，即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  
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死。邑人取其母皮，痛鞭  
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  
安，不則不可育，何取之者之不仁如是乎。宣驗記：廬陵  
人吳唐，少好獵，射發無不中。後春日，將兒出獵，正值鹿  
鹿將斃，唐射斃，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俯仰頓伏。唐又射  
殺鹿母，至前逢一鹿，上弩當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抱

兒方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不仁之  
毒，感于神理，殆非誣也。

○山海經：衛於山丘南，帝陵音竹林在焉，大可為舟。

郭璞注云：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為船。又竹譜云：帝陵所  
生竹一節可以為

船。神異經：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  
厚八九寸，可以為大船。又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  
三嶺，見巨竹，有三十九節，二丈餘，南方草木狀：雲丘竹  
一節為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  
丈者，往往有之。西溪叢話：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  
使王茂先宅，李義山崇讓宅，譙詩：風過回塘萬竹悲。李  
即茂先之婿，常氏述征記：此坊出大竹，夫穉舍之所狀。



者今不可復見矣。姚令威話中所載中原所有特亦彼一時物爾。山海暨神異二經之說吾欲於何處求之。是不得不為此大君子惜也。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陝西。所言必其所見。春使節經武威時。恨不及詢之。饜羊可與及牛對。葉謂地接西蕃。偏方地氣使然。余考之玄中記。信然。

餘冬序錄卷五十

係之也氣反

者意如口

中如之也



